

辟支佛因緣論

逸十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波羅柰國王悟辟支佛緣一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二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三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四

波羅柰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五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六

波羅柰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七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八

波羅柰國王悟辟支佛緣第一

歸命一切智世尊了達三世大燈明
歸命無上出要法并及應真諸勝僧
我聞寂靜辟支佛悟解因緣之所行
心無瑕穢降煩惱善護禁戒常清淨
譬如秋天無雲翳憺怕自守林藪間
我今渴仰彼功德誠心敬順生信樂
雖於彼所欲懷疑彼力感我強令信
孰聞快士清眞行而不生於敬信心
我今將說辟支佛功德妙行之少分

昔從先師相傳聞 唯述正言無僞說
大象行道象子隨 是故我今開顯示
問曰辟支佛以何因緣默然自守恒入捨心
住於山林幽谷河側寂靜之處心行寂故亦
無言說譬如犀角獨一之行何故如是又問
辟支佛有何功德答曰宿舊諸師咸作是說
昔佛於三十三天宮殿說法將欲來下還閻
浮提爾時帝釋勅毗首羯摩爲佛作三道寶
階還閻浮提此三道階下駐僧尸沙國如來
爾時從彼天宮乘階而下時釋梵天王與其

眷屬雨華供養時蓮華比丘尼見佛來下即
便化作轉輪聖王威儀形像七寶導從時衆
人等覩其如是咸皆生疑怪未曾有各作是
言頗復有能神力超絕踰勝於彼比丘尼不
爾時世尊見諸時衆觀三道階深生奇特復
見蓮華比丘尼作此神變咸生渴仰爲欲增
長彼信心故即告時會有辟支佛神力過於
彼比丘尼云何名勝彼快士者佛未出世則
於中出爲諸衆生而作利益示其色貌現有
飢渴受取衣食爲作福田莊嚴法行清淨寂

滅調伏離欲令諸衆生得見之者惡心永息
捨離刀仗猶如犀角獨一之行傳從諸師得
聞此事聞何事耶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人
出家於十千歲修行梵行護持正戒修行忍
辱經常精勤以修行故衆多比丘皆來親近
時諸比丘咸作是言當教授我以教習故是
等比丘心皆甘樂以衆閑故不得見諦臨終
之時而作是念我見十力其所說法微妙深
遠難可得聞然我得聞以放逸故不獲道果
我雖清淨持戒能行忍辱以教化衆人憤鬧

之故侵毀定心如彼霜雹害於善苗是故今
我不獲道果即說偈言

我今溺三有 衆惡煩惱中 猶如老瘦象

沒於深淤泥 如彼辟支佛 獨處於林間

譬如犀一角 遠離諸徒衆 如避猛熾火

應當獨修行 遠離於憤鬧 願我常遠離

徒黨衆憤鬧

發是誓願命終生天天上受樂福盡命終生

迦尸國波羅柰城中梵摩達王第一夫人胎

中入胎之時夫人身體譬如清池有柔軟華

爾時夫人覺有娠已以偈白王

我覺有娠來 歡悅生恩惠 此必是兒志

宜應赦有罪 時王聞歡喜 尋即赦天下

又復白王言 復應廣布施 王聞益歡喜

尋即開庫藏 賑賜貧窮人 無不充足者

爾時夫人生太子已端正殊特如似滿月年
始八歲聰明慈仁其父王崩國人愛樂如盛
滿月時有輔相名曰言說言說輔相即立太
子以紹王位雖復年稚本誓願力不作衆惡
體性賢善於諸衆生有深悲愍雖處王宮志

求閑靜雖處華堂猶如塚間雖處憤鬧修行
禪思厭患生死稱量其過以道修心喜捨王
務諸臣諫曰今日大王專行道行不理國事
若如是者衆惡必起敗王風化譬如渡海若
無船師必爲諸難之所敗壞即說偈言

王承祖先嗣 藉地如法得 唯垂理萬民

願莫放捨國 若王正法治 諸善無過者

人帝應當知 護國福最勝

爾時其王聞是語已歎息思唯說偈答曰

我若不理國 吾國必當敗 我力能護國

邊惡不敢侵 若我治國者 王務塵我心
若有犯罪者 必須加毀害 當言繫閉彼
當截彼手足 彼應入罪死 彼應挑其眼
如今濁惡世 必當須刑戮 若行刑戮者
即是旃陀羅

連十
時王即告所親愛臣汝今且聽吾所食者不
過一味吾所衣者不過一襲所坐卧處不過
容身自此而觀何用多求而無厭足王位所
以稱尊者以其教令必行無不承肅唯有此
事取異眾庶又告輔相王者所重唯此一事

我今付汝汝今應當畏於後世正法治國賦
斂依舊莫違常限即說偈言

我雖生王宮 承籍祖先後 而我未習學

刑戮撻罰事 我今怖畏故 不能造此業

汝今莫効我 但當育民庶 世人皆愚癡

各自作愆過 於所犯罪中 復生其恐怖

汝當以正法 撫育施無畏 當依於正法

化導於民庶

時王說偈已即便以國付此大臣而此大臣
既得國已於二年中寬縱無度不恤萬民恣

心極意作諸非法漸漸經久榮位深重便生
僞逆行誚非法如河暴長多所損壞城中富
有一切稅奪時城內人皆諫之曰莫爲此事
聞他忠言倍生瞋恚慳慳作色而作是言汝
等何敢發如是語諸人懼畏不敢應王由是
之故所行無道日日轉盛如火得乾薪其燄
轉熾姪荒暴亂所爲悖逆王所愛婦亦復妻
掠時王夫人見其如是懊惱垂淚而往白王
瞋心猛盛脣口瞬動言不解了猶如嬰兒以
此情事具向王說王聞是已即召令來而語

之言我之妃后汝尚隱忍能行非法況復萬
民王即教誡自今已後更莫如是時彼輔相
見王嫌已并民厭患即便棄國逃至他土將
彼國王及其軍眾還向本國規欲討伐時本
國中諸舊輔相將兵逆拒破其軍眾生擒將
還舊輔相等復白王言彼人侵毀於王即將
彼臣詣于王所王時見其顏色旣變有慚懼
相王曰怪哉生死即說偈言
愚癡覆蔽心 不覺後大苦 爲小樂緣故
今受此慚恥 譬如上饍食 色香皆具足

其中雜毒藥 愚人不觀察 貪味故取食
食消則成害

王告諸輔相彼之愆過雖復尤重然我意者
不欲加害復說偈言

一切皆愛壽 宜速赦彼罪 不見害他命

而得安樂者 犯罪深重者 應向生慈心
彼自招罪害 當宜生哀矜 若害於彼命
自毀所愛法

諸舊臣等即白王言我等今者雖違王勅必
當加害終不縱捨即於王前拔劒斬之王見

殺已即生獸惡見前境界便見過去修忍之
心尋時開解悟辟支佛道如優鉢羅華開敷
之時踊身虛空一切臣佐合掌仰瞻辟支佛
獸生死者證道如是我今所得持戒果報即
說偈言

我雖服璎珞 送十 心修淨梵行 大 檢身調伏根
懺怕常寂滅 於一切人所 而捨刀兵仗
修於獨一行 如犀牛一角

說是偈已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即奉袈裟尋
即飛空詣雪山中時彼山中有辟支佛而問

之言汝處王位獸惡何事悟斯道跡即說上
偈而用答之是故如來爲不能修行忍故故
說忍辱因緣以貪親近憤鬧故故說不親近
因緣欲使解辟支佛功德故故說辟支佛因
緣佛爲諸天於善法堂上說辟支佛因緣佛
於三十三天使諸天生獸惡故故說斯事婆
四吒辟支佛於毗舍離說捨身入涅槃今現
有塔名優陀耶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第二

堅持禁戒不毀行 諸有智者得解脫

不從他學不惱彼 獨一之行如犀角
曾從諸師聞如是說迦葉佛時有一比丘於
十千歲修行梵行坐禪得忍修持禁戒離於
憤鬧具頭陀行命終生天於天宮中受五欲
樂從天壽盡生娑翅多城輔相夫人提婆胎
中爾時夫人說偈白夫

逸十

七

我今有娘心甚愛樂 必有福人來爲我子
由是之故乃於一切常生悲愍又我今者放
逸心息更無欲想譬如海中摩黎大山能截
水波我今欲息亦復如是我今畏於妄言常

思實語又如功德善人畏於缺失今我慎懼亦復如是我今見酒如觀毒藥畏他財物如畏火聚如是衆惡今悉捨離皆由我胎福德之子姪欲既除用爲快樂爾時輔相即語婦言今恣汝意修行五戒夫人爾時修行衆善滿十月已而生其子字曰蘇摩漸漸長大一切經論六十四藝無不明達端正殊妙猶如滿月能使父母情願滿足遂至盛年輔相請王我今年老當爲後世聽我修福時王答言我今不能放汝修福而爲障礙汝子蘇摩使

代汝處以供給我任汝修善輔相歡喜王以蘇摩用爲輔相給賜爵賞倍勝於父衆人愛敬同於往古牛王大臣能生一切女人愛敬時王夫人愛著蘇摩語蘇摩言汝今若能稱我願者能使舉國并及於王盡隨從汝又能使汝不得惡名其所施教與王無異爾時蘇摩執志堅固而不怯弱以偈答言
請聽所說莫見嫌責我聞此語如滲入地譬如羸馬困乏之時騎入戰陣不堪前進我見他婦情無染著心意不開如夜竊華

凡在所敬與母無異況在夫人是我所尊
我堅持心敬事所尊我為臣子不應為逆
又我情欲發動之時見他婦女自然休息
彼暴水起多諸波涌我如秋水自然潔清
爾時夫人遠十心自念言彼若斷我親昵意者
我必於彼遠十而生誹謗即白王言輔相蘇摩
舉意無理欲侵辱我

時王意惑疑審爾不爾時蘇摩往至園苑見
兩牛耕輓在項上極大疲苦生厭惡心時王
奔惑信夫人讒言即便遣使往殺蘇摩爾時

蘇摩如馬被射箭徹于骨即自思惟人富貴
時所愛之色盡來在前如雜毒食極為香美
食欲消時身則壞敗如人貪五欲其味甚妙
譬如金屋為火所燒人貪其色入中被害命
欲盡時心意擾亂即自安慰而自念言我持
淨戒無有毀缺我之持戒如犛牛愛尾我守
禁戒猶如貧人得地伏藏勤加守護而說偈
言

羸涇嶮惡道 我已得度之 我遭急危事
護戒而不捨 猶如大海潮 不失於期限

令我守持戒 其事亦如是

說是偈已爾時諸天并諸善神見此輔相誓願如是皆生歡喜時諸惡鬼尋著夫人夫人狂發即於王前爲鬼所著而說偈言

我今自壞破 我應身受死 彼是純善人

逸十

九

不應加傷害 我之癡嬰愚 口吹須彌山

不能令動搖 彼實無穢行 我妄生是謗

時彼輔相於園苑中思惟厭惡得辟支佛踊昇虛空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即奉袈裟爾時諸人勸請之言願莫捨我而上天時辟支

佛說如上偈以答諸人飛至雪山見諸辟支佛亦如上事而具說之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第三

海潮不過限 犍牛守尾死 如月性自冷

不可變令熱 調伏諸根者 守護戒亦爾

是名獨一行 如犀角無二 往昔諸大師

展轉相教授 我從先勝聞 今欲顯說之

過去世時有辟支佛名曰月愛於婆伽婆迦葉佛所種諸善根善修戒行恒以智慧觀於諸陰皆悉無常於彼佛所竟不獲得沙門道

果於彼命終即生天上以宿善力受天快樂
天壽盡已下還人間生瞻婆國中長者家
初生沖雅恒依戒禁而自修身觀其善行過
於宿老亦不輕躁無有瞋嫌所有資財周給
貧乏隨家豐約與眾共分以戒璽珞而自莊
嚴其父命終順法治家彼城人民見其忠謹
深生敬信同於師長其年盛壯姿貌端正諸
少婦女一切見者無不敬愛諸商估客以其
忠實咸來依附于時北方有諸估客多乘好
馬至瞻婆國時瞻婆國王盡取其馬王心暴

虐不依正法王自思惟我今多取彼馬云何
當得不與價直而得其馬即與佞臣集議此
事佞臣白王言若酬其價庫藏竭盡王即答
言我於今者若不與直我之惡名流布天下
一切國民當患於我復當斷絕四方商估佞
臣復言為王計者不須錢財而得其馬復能
令王惡名不出國民不患今王國內月愛大
臣為一切人之所體信彼若來索王但當言
我遣月愛送金付汝時彼估客有萬匹馬其
一一馬各直一萬金錢若王但言月愛大臣

與其直者國內人民必生疑惑或疑於王或疑月愛王之惡名不必彰露亦復不爲萬民默患諸商估人來白王言歸我馬價我欲還家王即答言我先不使月愛償爾價耶寧可再過無爾直乎諸估客等即答王言此月愛者從先已來實不與我馬之價直而彼忠信寧捨身命終不妄語言與我價即說偈言
假使月雨火 日雨於冷水 壓沙得膏油
鑽水而得酥 火中生蓮華 欲令彼月愛
作麤獷妄語 終無有是處

諸估客等復白王言人中之天設使月愛審如王勅言與我者我終不恨時王即召月愛而語之言汝先不在我前我與汝金償一估客耶王即動目現作詭相汝不從我我定殺汝時月愛臣知自思惟我於今日爲從實語還十爲用王言復自惟忖爲取法身勝耶十一此身勝耶即自決計我今寧捨此身終不捨於戒法身即說偈言
我今自思惟 於此二身中 爲當捨何身
復諦自觀察 寧損鄙穢形 終不捨戒律

若當捨法身 惡名即流布 若處善衆手 寧爲聖法死 不爲愚癡生 一切諸有生
爲彼所嚮持 若我爲惡者 我自不甘樂 誰有不死者 我今若受死 爲法故喪身
心生悔熱火 捨此穢身已 當趣於地獄 決定生天上 何足生驚畏
自毀禁戒行 終不得安樂 但爲一形樂 即答王言假使王今切害我身碎如胡麻所
虧損無量身 若當護戒者 無量身安樂 受禁戒終不放捨今我住於仙聖道中若以
是故我應當 覆護於法身 不令有毀壞 此舌作妄語者非我所宜我今若當爲王故
爲利正法故 當斷於妄語 作妄語後墮地獄何所恃怙王時羞愧倍增
月愛大臣即白王言願王開恩莫忿於我我 瞋忿怒眼視之如熾然火月愛爾時心生歡
實不憶見王與彼價時王即大怒扣劍而言 喜今正是我生定意時今正是我秉持法時
云何不見月愛大臣自定其意而作是念 更於何處欲求聞法今日此即爲我說法令

我爲法乃至捨命今王於我真大親友如是
念法即時開悟得辟支佛踊身虛空令破戒
者見其如是皆生慚愧爲修善者增長信行
爲實語者現實事果於虛空中鬚髮自落時
淨居天奉其法服飛往香山與諸辟支佛共
集一處說偈如上

是十

十二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第四

譬如稠林中 欲挽大樹出 枝柯相妨礙
求出將無由 在家如稠林 衆務如枝柯
雖欲求出家 縛著永無因 靜處於林野

觀境修其心 解脫衆緣務 離諸所親愛
修於一獨行 如犀角無二 先師相傳授
我得聞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五佛所恒修諸善爲優
婆塞樂著家事雖覩諸佛不求出家然其專
心持在家戒無有毀犯善根漸增於迦葉佛
所出家學道樂修頭陀六物具足厭惡於欲
於彼命終得生天宮從天壽盡生王舍城大
長者家此長者家財富無量倉庫盈溢以漸
長大遂至盛年父命終後縱意快樂如毗沙

門子那羅究伏羅在已家中樂諸緣務生育
男女各三十人庫藏僕從其數甚衆男女婚
娶其事衆多但營目前忘所修法爲緣務所
縛不捨家業於僕從所聞諸親戚多有死喪
汝某甲舍既遭喪禍又失鞍馬廣聞如是喪
失之聲愁毒懊惱如似百箭一時入心亦聞
美善可愛之語家之估客大獲珍寶安隱還
歸其子某甲產生男兒又聞已女生於福子
復生歡喜聞向衰利憂喜交集猶如作伎所
旋之輪與一親友至園苑中通行遊觀到一

林間見有一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茂
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斫一小樹無諸枝柯
一人獨挽都無滯礙即挽出林見斯事已即
自思惟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得見因緣即說
偈言

我見伐大樹 枝葉極繁多 稠林相鈎挂
無由可得出 世間亦如是 男女諸眷屬
愛憎繫縛心 於生死稠林 不可得解脫
小樹無枝柯 稠林不能礙 觀彼覺悟我
斷絕於親愛 於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脫

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時彼親友即語之言
日已向暮可共還家答親友言汝自歸家我
向家因今已斷竟親友問言汝云何斷答言
我昔由愛故著居家今我已斷如此愛業人
所愛者妻子眷屬小子稚孫恩愛憍恣若見
父時弄聲不了疾走攀緣戀眷此事故生愛
著我於妻子及以眷屬如此之事愛心永息
我本在家管理衆務或出或入或言與彼或
言取此或言應作或言不應作如此之事我
今已斷已捨欲樂獲解脫樂伐愛樹根閉諸

趣門滅大暗障我於赤子反似怨家等無有
異今我如是云何而當復還家耶時其親友
即還家中語其男女男女大小聞其不來悉
往就看眷屬既至但見其父沙門法服飛昇
虛空男女白言今以何事厭惡眷屬處虛空
中即說上偈以答男女既說偈已十四即時飛至
雪山之中與諸辟支佛共集會已還來到本
得道園中捨身涅槃時其眷屬為造塔廟時
人因名為多子塔凡諸智人善根成熟以少
因緣便得開悟

波羅柰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第五

妻子親友財 生死中過患 處林寂解脫

猶如犀一角 從善逝所聞 傳至於我師

我復從師聞 今當演說之

昔有辟支佛於迦葉佛所萬二千歲修行梵

行恒修忍辱慈悲衆生乃至微戒不曾毀犯

命終生天彼天命終下生人間波羅柰國

王之家月出時生因名月出以漸長大立爲

太子其父王崩繼紹王位以宿善力作正法

王治國遣輔相子典領小國以女妻之此輔

相子勇力絕倫多有眷屬自恃驕豪越逸過

度時國王子以輔相子是姊妹夫極成親昵

因其私屏開宴之處陰搆讒計語王子言爾

之叔父兄弟眷屬其數甚多而世人多用婦

語爾之父王一旦傾覆爾之諸母或生讒諂

自用其子以此推之汝父王位必不至汝曼

王未覺宜早圖之夫王位者天下之尊極樂

之處與天無異一切世人無不信伏若爲國

主以法治國命終之後必得生天譬如美肉

衆皆嗜之王位亦爾無不貪者即說偈言

譬如水未至 宜預造橋梁 瀑流若卒到
不得有所爲 王位亦如是 宜應先圖之
擒獲在汝手 爾乃可自安 兄弟更相嫉
後求甚不易 王子思惟言 如此親友者
將欲陷墜我 如灰覆熾火 現在既無樂
來世獲大苦

爾時王子具以上事往白父王王聞子語顰
蹙怒眼目如赤銅王當是時勅語使言曼其
未洩急追將來時王子聞輔相子來即便出
迎既相見已尋時遇患使還白王言王子病

極成委篤王聞是事即自出看既觀其子所
患困篤命在危惻四大苦痛見此事已便自
思惟此王位者甚爲大惡然彼輔相子陰教
我子悖逆反常欲爲不軌而我王位非彼能
得我子今者患苦垂命一切世人皆生貪嫉
以此而言當知王位惡鄙弊處何故鄙弊以
王位故捨其善行爲王位故害父及祖爲親
厚者作大過惡捨於慚愧能使僞逸爲少樂
故不畏後世即說偈言
如蛾投熾火 貪國盲亦爾 深著於得失

作以及不作 沒國事淤泥 不得寂定處
作是思惟時 身行極清淨 逮得厭惡心
即獲辟支佛

復有師云此王見兒患已即便還宮有一隣

國親厚之王為賊所逼即遣使來求索援助

此王聞已尋將兵眾往救彼王既到彼國連

兵交刃極相殺害乃至婦人胎中小兒剝而

殺之王見斯事深於王位生於厭惡即說偈

言

貪國微小樂 沒溺欲泥中 欲忿既增長

關戰生是非 以貪財利故 互共相殺害

不求勝解脫 盡滅於王位 如大熾火中

飛蛾投而死 怪哉生死中 所作事顛倒

極作劬勞業 反獲其苦殃 如彼高山巖

崖傍有蜜蜂 愚人貪少味 不覺墮墜苦

如是自思惟 即得辟支佛

即告子言汝能不用惡人之言無悖逆意汝

若治國必以正法我今以國付囑於汝吾將

欲去子及輔相一切眷屬聞王此語悉皆懊

惱涕泣流淚合掌白王不審大王欲何處去

爾時父王踊身虛空在日出山上說如上偈
著沙門服作十八種變國人見者無不歡喜
譬如調馬若見鞭影即便調順智人亦爾見
他受苦心即調順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第六

速十

父母及妻子

速十穀帛財寶等

十七智者深觀察

暫過如客舍

棄捨於愛欲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諸師

傳授聞此事

昔有曾於迦葉佛所作比丘智慧聰敏柔和
忍辱於日中常觀諸法真實體性所謂觀

陰苦空無常無我猶如芭蕉熱時之燄如幻
如夢如水泡沫能善觀察自修其心命終生
天於天壽盡下生拘舍彌城為國王子名曰
大帝其父王崩承嗣先業紹繼王位如劫初
諸王善修戒行正法治國爾時城中有大長
者財富無量與大帝王少為親舊極相厚昵
彼大長者身嬰重疾王聞其疾躬自往問見
長者病形容萎悴王心不樂低頭愁慘時彼
長者以七寶鉢盛滿中金用奉獻王王言長
者汝今疾苦極困篤耶長者對曰願王顧視

永樂北藏

辟支佛因緣論

第一〇六冊

聽我所說

我家大巨富

猶如毗沙門

愛語及財寶

心如得禪者

深悟諸苦患

衆生決定有

多集親友衆

妻子與眷屬

僮僕諸走使

無有哀愍者

一切世間人

決定入死道

我皆恣所欲

待遇極豐厚

今我死時至

都不生厭畏

言此我妻子

彼是我親屬

無一爲我伴

王即慰勞言

此語極真實

此是我財賄

彼親厚於我

我親友於彼

汝子與諸親

財寶衆庫藏

及我勇健力

意爲癡所病

橫作如是想

大災患在前

象馬車步兵

雖有如是等

無能救拔者

愚盲而不覩

上來諸所親

無能我濟者

我等諸親友

見汝遇苦患

但有慰喻言

於此正思惟

即獲辟支佛

憂愁流涕淚

及汝命將絕

無能救濟者

王之所親内外眷屬見王得道絕棄世事爲

唯當自恃汝

由來所作善

王諦觀其病

愛別離火之所燒然生大惱熱時辟支佛身

昇虛空作十八種變說如上偈

復有說云此王爲王子時入園苑中見諸盲者更互相捉聞王子出謂有飲食在於道側不見道路墮大深坑有即死者有頭破者手脚折者身體碎壞爾時王子見是衆苦厭患思惟而作是言此覺悟我如是盲人亦曾富貴由縱逸故今得是苦我於今者觀是事已宜好檢行不應放逸即說偈言

譬火燒金鬘 而用爲首飾 金鬘雖珍妙
熾火終成害 王位亦如是 當慎莫放逸

永樂北藏

辟支佛因緣論

第一〇六冊

此盲覺悟我 不宜自寬縱 因此王位故
身起大憍慢 威迫國人民 皆令生苦惱
後自受苦時 苦劇百十倍 因覩他受苦
云何能自安 此即是我師 示我衆苦患
作此思惟時 即獲辟支佛

逸十

十九

爾時王子大賜盲者錢財珍寶沙門法服身
昇虛空現諸神變語諸親言而我今者不以
瞋恚怖畏憂愁故不嫌汝等故我捨親愛國
土人民都無怨親財錢寶物如上說偈
戲笑衆樂具 棄捨如涕唾 忍樂於出離

斷滅於諸苦 能盡貪愛癡 其心得解脫
由得解脫故 獨一如犀角 曾從先師所
得聞如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佛所修諸善根於最後
身生拘舍彌國爲拘舍彌王其國土內有大
災變大旱惡風五星倒錯王即召太史占相
之徒說偈問言

何緣有是災 大旱不降雨 虛空無雲翳
觀日無威光 食肉諸惡鳥 烏鷲及鷄梟
迴翔虛空中 見者生恐怖 咸言如是災

是誰之所作 能使諸妖異 恠變乃如是
爾時太史即答王言隨我所知今當爲說如
我意者一切國民必有逼迫苦惱之事王復
問言當以何方禳此災患太史白言王若欲
令國安隱者當隨我語即說偈言

王若能退位 脫服與餘人 具足滿六月
微服而行乞 災患自消除 王當如滿月
王隨彼語即捨其位微服行國漸漸經歷行
到婆翅多城到彼城已有異國王與軍來伐
婆翅多王爲國樂故興兵往拒兩陣交戰二

王俱死婆翅多城諸王子等競共爭國復大戰
關毗羅仙王見是事已唱言怪哉即說偈
言

王位雖尊豪其樂甚輕微云何爲是故
具受諸苦毒競心生鬪戰樂著隨衆惡

如蠅貪食蜜著蜜無不喪人亦復如是
二十

爲貪小樂故鬪戰自傷害王位可鄙賤

多集諸苦惱患害欲至滅如飲雜毒漿

毒消身敗喪爲一己身故多有所傷害

愚貪王者樂樂少苦甚多我從今永止

更不求此樂而此國事務憂怖充其中

榮樂須臾頃憂患苦延長譬如妙金屋

火焚燄熾然智者畏燒害不應入其中

作是思惟時即悟辟支佛以神通力故

鬚髮自然落即作沙門形踊身昇虛空

尋於虛空中即說如上偈

即飛至雪山諸辟支佛所時彼辟支佛問言

以何因緣得悟道果具說上偈答之

波羅柰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第七

世間戲笑樂及愛我所悉皆放棄捨

心意得解脫 諸根悉寂定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先師 傳聞如此事

過去波羅柰城王名曰親軍有二夫人心甚
愛悅樂著欲事恒爲放逸耽荒如醉亦如香
山逸象香流出時入摩梨山自縱欲事時二
夫人更相妬嫉各相伺便其一夫人便以毒
藥與其親信親信賣藥與彼夫人夫人得藥
狂悶而卧甚大苦毒尋便命終第二夫人見
其命終詐現懊惱自散其髮椎胸而哭舉宮
哀感王聞其死生大苦懊夫人左右所有直

人所著嬰珞嚴身之具悉皆挽絕以土塗身
憂毒入心如彼群鵠爲鷹所逐如金翅鳥驚
諸龍女宮中采女爲死所驚亦復如是爾時
宮中譬如塚間又如黑塵掩蔽光明諸宮人
等爲憂所蔽亦復如是王聞宮人如是憂苦
心中驚動天冠嬰珞著身服飾皆棄于地入
到喪邊見諸姝女哀苦理極王見是已生大
愁惱而自思惟即說偈言

譬如盛暑日 能炙好華萎 死日消人形
面色變青黑 脣齒塵垢穢 眼陷鼻角戾

歌舞妙容儀	蠢直如木石	先者能令我	結以愁結故飲食不消即成大病王見病已
愛著極樂處	云何卒今日	能生我怖畏	倍增懊惱即生厭惡如此皆是生死過患即
可惡生死患	不淨極臭穢	如夢虛不實	說偈言
亦如芭蕉心	無有堅實相	如幻泡燄沫	如女能生愛
暫現如水波	智慧所厭患	不知觀察者	生累極衆多
橫生樂著想	於此不淨中	橫生於身想	人中無不爾
迷悶而守著	猶如睡眠者		因愛生於樂
如是思惟未久之間燒夫人屍喪事已竟第			還復生大惡
二夫人爲藏已過食好飲食詐自懊惱言欲			愛爲苦根本
斷食現作哀慘然恐其過彰露發覺心中愁			見愛合會時
			端正與盛年
			必知是無常
			我所愛樂者
			云何有是樂
			一旦死來集
			以是故當知
			誰有智慧人
			思愛合會時
			而當生喜樂
			畏老病死患
			是故我永離
			作此思惟時
			即得辟支佛

即著王者衣服瓔珞飛昇虛空於虛空中說
如上偈變成沙門飛到雪山中諸辟支佛所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第八

過去無量劫時有一轉輪聖王千子具足其
最小子見父乘金輪寶七寶具足四兵翼從
鼓蓋容飾悉皆具備其最小子即問母言我
當何時得是蓋等種種容飾母即答言汝至
骨朽亦不得是兒即問言何以不得汝有九
百九十九大兄應得紹位計其次第都不至
汝兒即思惟我既不得如是容飾生必有死

形骨腐敗以是種種思惟生死過患即時覺
悟得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母即復請
願莫遠去園苑中住受我供養時辟支佛受
諸母請即住後園日日供養經歷多時時辟
支佛厭是有身即便棄捨而入涅槃諸母戀
念大積香薪以燒其身收其舍利盛著寶餅
即於後園為起大塔時轉輪王遊四域還到
後園中見有大塔怪而問之時守園者即白
王言是王最小之子得辟支佛於此涅槃諸
母於此為其起塔時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

以此福力當使人天自然供給以是因緣當知賢聖福田深廣無量

辟支佛因緣論

音釋

[illegible]

永樂北藏

辟支佛因緣論

第一〇六冊